



2477

鷗跡集

寧都蔡 受白采 著

記

庚申閏八月朔夜月有食之記



閏秋三日晨雨未乾午睡既足欲談無人欲讀厭書  
蔡生方瞪雙眼於枕上有禪子進焉笑而謂余曰先  
生有所思矣余曰何思惟是前日之夜盱源羅子才  
富情洽授我 語我作畫畫頭宜月畫月宜清遠

山秋水不樹不人余曰未也遠山之窮秋水之邊而  
得恰好置月一圈愈邊轉寂彌窮可憐余曰月哉維

鷗跡集

卷三

一

汝皓影萬川皆落魚沫而食龍抱而眠下界荒荒宮  
闕巍然惠來余手星瑩紙上鶴髮貂裘不疑不戀是  
將新歡永結古意長明人不妄隨葆清光於什襲天  
幾時有不致問於李蘇矣語未畢禪子方點頭而倦  
余曰何哉是夜之月有蝨飛天闖入瓊樓伏屍流血  
其色殷然禪子曰先生謬矣予曰天住者常人生者  
滅燈前月下徘徊欲絕何曾盼轉盼中韻歇諦思此  
理我欲學佛同此浮生彼獨福豐長處日月翺翔歡  
愉我之所取不過粒影方睇而欣倏失而悲撫茲不  
齊我欲問帝形之孔細輕若灰塵爾胡為來投污太



清伺密機深則有如斯天地大矣使人留恨削纓裂  
裳我欲逃世禪子曰先生休矣夫雲不可以寄君而  
月可以詒友乎蠶子多矣先生一也若然則宇宙之  
內恨將何所不至而亦何所能至哉擴擴落落請自  
蠶始蔡生濡墨退而為記

鷗跡集

卷三

二

成山新築記

大石北面立土脈斜度屹崿而峰立城羅而中出龍  
虎翼如天劈而東江水縈白於地上三峰削青乎雲  
中甲寅八月予登茲山而築室焉名之曰成其下為  
青陽之巖蓋艮如也屋之築舉土而錯木始乎吾為  
之而力不能堂也房之而已矣房成而房無堂如人  
之有腹而無口也則自顧而笑曰吾之室固宜有是  
歟經畫粗叙而於是為堂堂成棟起於是列兩居之  
而望者如有周廣延袤之勢蓋始不好大而相因以  
漸之其勢之至此者固往往而然也於是屋興而言  
鷗跡集

卷三

三

者譁曰是屋也非金則百孰與成吾聞山有埋金是  
闕得之予聞之而啞然笑也曰有是乎疇謂茲之屋  
也而必紆乎百之金而後可為與金之百也而必闕  
乎埋之金而後可為與異哉夫人之為此言也而未  
足以尤人吾之屋舉土而錯木則費可以廉審勢而  
方之道得耳目之觀其地足以相榮稍因規而點綴  
為之欄檻修堦而列乎花藥則清幽潤澤之致存焉  
人情入之龐冗紛囂之界久而偶出乎虛閒淨逸之  
地則性皆曠然而相親唯管盱駭矚而不循思於其  
故則惡人者而毀言興好人者而譽言出紛紜之論



何以已也嗟夫凡今之為室於山者視其有力亦比  
比矣而計暫事陋又其所見在貨殖廢居雖窳充斥  
倉困偪塞夫是以屋無白雲之氣人鮮優休之樂也  
吾反此而舉無以有之則屋雖陋而加曠焉室雖樸  
而加華焉雞窠之矢不觸鼻倉困之形不填胸見者  
故詫為仙府而不知由夫居者貧之所為非闕金而  
然也然則吾之為茲屋也非果能力而美諸其能使  
人盱眙而嘆好不置固有因乎其時地與人之皆不  
然者君子詎無倣倖成名之恐乎無露臺之實而隱  
然以什伯之分自處幾何不誦虛聲與若夫不度德  
不量力貿貿焉規之不務豐於本而洩其華就所為  
以窺所致其宜何如也而闕金之誣云爾耶吾故曰  
未足以尤人即內自懼者其有三也

成山巢樓記

豕為羣百十走驚山嶺點點如驚鳧飛雁之或起而或伏也嘯嘯器器之嚮傳巖谷振遠近清濁高下倡和於旦夜而不息也噫茲狀也三十年而三見之矣民固蕭條山靈其何聊生乎泉泊之木不之石鬪之砒之白雲來而不停清風至而無歸月翳池而少清猿負影而遠窺山之被民猶民之被寇也辟寇卽之山辟民者何之耶吾故曰山靈其不聊生也而吾山差可告無罪山數家人居則土靜而常鎮鉏無敗於支體也家眷誦而夏絃則人幽而自得氣不悟於清曠也畜養以時而有厲禁則泉潔草芳竹筱芊綿可以疏清風而延明月也君子之入國必問其禁慎憎主人也君子之所因不失則可宗理相予也然則我成山之人歟而儻可告無罪於山靈則所以庇其止居而攘其蕃患者固必有以加其祉而永之錫山靈其將為我任牧圉而守乎門關守望之設人則然耳置所以為無形之安哉乙卯二月工告巢樓者成落而歌之歌曰禮為城兮險為守山青青兮當戶牖

鷗跡集

卷三

五



簫史者予減餘園中所蓄之畫眉也畫眉於鳥為能  
鳴鳴冠其羣予異其鳴也字之壬子予為減餘園減  
餘之目十六一曰減讀以餘意讀者之於書意而已  
故善讀者曰書人書也意吾書也吾何以人書廢吾  
書哉掩卷徜徉之餘往往支頤而清聽焉予之蓄簫  
史也天倫日用之間變厄窮愁傷歎致多故矣告我  
者曰是善鳴庶幾以相娛也噫減餘之園有花有月  
有客有鳥曾幾時而園者虛矣花夷月悄客散歡銷  
惟簫史及與主人者遷徙顛沛屋山峰而皆邈也噫  
鷗跡集 卷三 六

冬之月簫史去三日不反占曰東鄰殺牛不如而鄰  
之禴祭予用憶其歸之將挈新者以登斂而簫史之  
不久也簫史者宵死也異焉而或識諸危乎岌岌乎  
名之所出異之所居者乎

易稱吉人之辭寡何居哉昔者晉穆侯之命其太子也曰仇其子曰成師君子謂此與畢萬魏同四體之動即著龜之見也果必燠其草牒乃告吉凶者耶聖人言無易行無詔理主數人主鬼神命在我者自我立也命在物者自我造也故聖人古人也其有知之而不言不以言為鬼神用將正鬼神於道眾人者鬼神之所憑者也子貢觀於哀益之不度言之中仲尼曰賜不韋而言中是賜多言者也君子可以言為鬼神用身為鬼神憑耶春秋紀異不言應則必有不應

鷗跡集

卷三

七

者矣凶之轉夫吉矢之易而得聖人至仁固與天下潛其機而底其有變可鄭之再不用瓘擘也亦不復火子產不用之智聖人不言之仁也由是觀之其辭寡者信有以吉於身吉於物而為吉人者也予蓄畫眉雌雄各二而皆名之一曰簫史簫史死於宵予既傷之而為之記其雌曰雲黯又一曰月朔而其雄曰胡顰噫自簫史之死予用竊疑夫史之死朔之銷黯之黯顰之顰而四馬者之皆將不久也隸十日而雲之黯然者倏然散又隸三十日而月朔者銷於月之消獨顰者今在焉躑躅徬徨呼吽而四顧察其狀胡



顰甚也將解籠而逸諸使無顰焉用自咎多言而將  
以吉人者自勗故於月翮再有記胡顰者之跳踴鳴

呼於其窠也哀而解之則曰數反鳥或曰人之不如  
其鳥也類若是矣予曰子以為為主入來者耶物固  
有歸而狎人者今胡顰者然借主人之鳥而長之  
畏人而歸數反者則非其主主人之來而為食之來  
也均之為歸而為主入則云為食則食不寤其貪而

鷗跡集

卷三



寡者信有以吉於身吉於物而為吉人者也予嘗畫  
眉雌雄各二而皆名之一曰簫史簫史死於宵予既  
傷之而為之記其雄曰雲精又曰日月翮而其雄曰  
胡顰噫自簫史之死予用竊疑夫史之死翮之銷蹄  
之踏顰之顰而曰焉者之皆將不久也來十日而雲  
以吉入峯自爾始於凡鵬再肯時月翮者銷於月之

聲甚也洪翰麟而經論好無顰焉用自咎多言而糾

雌曰月削則果於驚之嗟也予憐胡顰者之跳躑嗚呼於其狡也哀而解之則曰數反鳥或曰人之不如其鳥也類若是矣予曰子以為為主人來者耶物固有馴而狎人者今胡顰者不然併主人之影而畏之畏人而歸數反者則非其也主人之來而為食之來也均之為歸而為主人則至為食則貪不察其貪而予以義之名貪者固多倖况乎食於畏與食於狎為貪則同而畏者較饜焉其饜之貪而得夫義之名是逃鍼而據賞也無乃貪誨乎或曰安知不為

鷗跡集

卷三

九

其雌而來者耶子曰繫一而逸一者蓄者之道也子之言庸有之矣今非其為雌之來而為食之來也均之為歸而為雌則仁為食則貪不察其貪而又予以仁之名貪者信多倖乎然則由今觀之彼胡顰者特不幸而所值之窮焉耳不然由前觀之雖吾之日親於側而習其情者猶以謂其仁也雖然由今觀之以貪而得義名則其不幸者又其所以幸也幸則居仁不幸則居義若是乎偽者之成名天亦不得而敗之也故能以名輕重人者觀察好惡之間不可不慎也



壬子之秋蔡受作室於妣祖之故址地狹而曹居屬址方三丈而屋減合金之一于是餘而為園者地之半蓋將以植藥叢蔭怡燕息時也迺名其廬曰減餘園殆謂減屋以餘園也主人減地之屋以餘園又減園之花以餘月月色盈軒花氣敷庭主人者倚花而醉月然後乃以見夫減屋以餘園之樂也或曰子之室則小矣子之園抑渺矣富人之家廣屋而綺園延亘而往莫紀所終而倚花醉月之樂卒無有得乎此者豈飫焉而不處抑處此之無道歟予曰凡樂之理

鷗跡集

卷三

十

造物者未嘗惜也而閤於盈虛倚伏之機者雖遇之而無以有之吾做乎減而為者餘以推於無窮所得顧有盡耶吾減色以餘精減思以餘神減食以餘胃減讀以餘意減事以餘日減惰以餘時減覲以餘慧減躁以餘定減熱以餘情減冷以餘厚減怨以餘徒減交以餘友減殺以餘生減耗以餘息減愈以餘身減足以餘物在內者御之不違而接於外者無悔夫然後人與景相留而心與境各得嘯室而嬉園倚花而醉月人見主人之樂而主人不自知其樂也噫凡吾為減之目十有六而餘者不失一焉造物之留我

以餘者多矣吾凡為減之目十有六而後距以齋乎  
予之室嬉乎予之園矣則物之樂我以餘者豈易耶  
江山之風月至無窮矣彼豪人碩士登高選勝創作  
風流點綴臺觀以貽後人者皆千古之工師耳求為  
主人者而不可得也其何傷於世人歟

歐跡集

卷三

十一



寧都蔡 受白采著

論

趙雲論

劉備依荊州數年歎髀肉之復生曰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於呼由斯言也備亦功名之士已矣豈乃心帝室切齒討賊者乎且夫帝室者名實之所歸也奉之者無論其實與名而成則濟功於天下敗則立名於千古功名之士何獨忘之然後知世之汲汲於功名猶假而急急於富貴者真也

鷗跡集

卷四

一

當獻帝之播遷也沮授語袁紹曰將軍世濟忠義今

西迎大駕挾天子而令諸侯誰能禦之若不早定必

有先之者矣袁紹不從故愚之讀三國史也有二恨

焉一則恨授之計不行於袁氏而使曹操行之以得

遂其篡逆之謀一則恨備之伐權不聽趙雲之諫而

挫辱於虢亭以死也且夫紹之得志庸愈於操而獨

以為恨者深惜夫天下之大義事之大機有人焉先

發其謀而坐讓他人行之也是故紹之敗也非敗於

官渡相持之年而敗於不聽沮授西迎之日備之喪

也非喪於進軍虢亭之秋而喪於卽位左遷費詩之

時費詩之遷由備平日未嘗有討賊之志也曩者之不舉猶曰無資耳稱王卽帝而義旗不鼓聲耗寂然竟使曹氏父子安行其篡逆而無所顧憚罪將誰歸歟夫卽帝位可也復諫而遷詩不可也不遷詩則必聽雲謀聽雲謀則必捐小忿就大義舉兵東指襄策迎王安在曹之不可滅而劉之不再興乎建興之師魏人猶且畏蜀如虎况章武初興謀勇濟蹕之日乎就令敗而死敗於憤何如敗於義死於羽何如死於獻哉悲夫自大義不明人多溺於富貴又若人中之龍而仰藥壽春非富貴之使然何智之哲於成曹而暗於謀身耶趙雲之辭田宅也居然有去病之風矣夫惟有無愛於富貴故匪躬不失於苟從而言自得乎大義備悲功業之不建慨然流涕然如是而王如是而帝如是而敗如是而死其於功名何哉

鷗跡集

卷四



予覽小說醒世恒言見房德李汧公事惕然汗下深  
詫事變之不可以意計如此夫禍莫大於作賊思莫  
大於救人命以必死之命承全活之恩又得可以報  
德之時藉令汧公即干澤而往意有所矜不得而有  
所恨為房德者亦惟有感激而已豈容有轉說乎况  
其遇也無意相接無矜情而意中又非有求房德何  
至用婦言而忍於殺所恩哉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殺  
人之父兄人亦殺其父兄此常理也生人而適以自  
殺則是非恩怨概不足恃宇宙之大一殺區而已矣

鷗跡集

卷四

三

明哲君子何以超然自脫於危機之表乎昔者虞舜  
之稱大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  
天下莫與汝爭功其後顏子淵之言志亦曰願無伐  
善無施勞然後知聖賢所以持身而涉世者誠有道  
也夫我之於物莫患乎無餘地以處人而使之不得  
所安彼不得所安則亦必不樂以餘地處我此世途  
所以不平而骨肉相殘彝倫攸斁率是道也今惟不  
矜不伐則我不自見其至足而因得以餘地處人不  
至使之震動愧怍而有以相安及其歸美讓善適又  
足以成彼之賢夫是故為之而有所甚樂然則汧公



矜伐者歟曰吾獨無解於泚公耳嘗求之於佛之說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又曰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予乃深悟乎佛之所以出生死而於泚公不能無疑也且夫相何常乎色之艷者其極必惡香之芳者其究必臭聲之仄者其歸必平寧人嗜白米而顛人以為味薄喜其寵者此陰陽對待之理也相顧可執乎無相則一合一合則常常則不生不滅無相即覺覺即不得即不得而生滅之矣故曰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不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噫

鷗跡集

卷四

四

斯其精矣至矣彼泚公者試知諸相虛妄無有滅度之義則方其偶然而遇之雖房德也塗人而已矣相忘而已矣塗人不可以留泚公也相忘不可以留泚公也留之而即留泚公未嘗不有一救房德之相在胸中也拜之而即受泚公未嘗不有一救房德之相在胸中也親施衲襦親攜溺器泚公未嘗不有一救房德之相在胸中也天下之禍莫大乎事處其極而未知其必有及之勢功高而不賞則誅僂隨之非其君之必欲誅之也其功有不能不賞之勢則有不能不誅之勢况愚者又從而尸之以發其震動慚忤之



情欲求無死庸可得乎噫方房德之斥出從人丁寧  
王太殺機固已潛萌伏流於胸中矣貝氏者特從而  
發之耳可專歸獄於彼婦哉以己之矜而觸人之不  
安其下焉者也沂公面即不矜而心已有相矜者殺  
於矜相者殺於相雖淺深高下之不同而不能自出  
於死地則一矣可專歸獄於房德哉夫沂公以相招  
房德之殺而房德卒見殺於義士雖義士殺之亦沂  
公殺之而已自度然後度人成己所以成物君子於  
此思所以治其心者宜何如哉然則舜之言猶未盡  
歟曰聖賢之教精粗具焉者也夫所為不矜不伐者  
曰未也與佛義將無同

寧都蔡 受白采著

說

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

管夷吾天下才也霸功之祖也予嘗疑史遷所以傳之者寥寥何哉夫英雄豪傑圖王定霸地不一事而本歸一致顧其人往矣其精微具於書其書具在而讀者往往不解嗚呼非得夫閱歷於憂患之餘忽有深悟而有得者乎史之稱管子者曰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予嘗讀此而嘗不解蓋自予

鷗跡集

卷五

一

櫻憂患於十餘年之間其顛憐無狀若羶羊之觸藩然時時欲覓一死以少休其身而不得也乃始忽然大悟於斯曰吾殆非人也已藉立我於英雄豪傑之前彼視我且何等哉項福也而佐以疽發背劉大度也而佐以圯上胯下糠覈盜嫂然則成敗之數豈俟垓下而後定與史遷之稱管子也正言其能忍也不具其末而挾其本遷得之矣且夫禍福敗功初不易局也第一能忍而乾旋坤轉矣天地之間惟有禍局無福局有敗局無功局禍即為福敗即為功所貴乎英雄豪傑者此而已矣周公之繫鼎辭曰鼎顛趾利



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又曰鼎折足履公餗其形渥  
凶公若曰人之慮患難也若鼎然不急告之恐則否  
胡泰而蹇胡解於是特係之於初若夫形渥凶者其  
發赤而壯於頄者也不能忍者也象曰需須也險在  
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由茲觀之誰謂王  
霸不同道與惜哉久矣夫予兩筮之而不悟今乃悟

鷗跡集

卷五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

乾坤之後即屯蒙故貴有經綸之君子當其時盡其在我需之而已需之極而有不速之客三人來

### 氣數

是物曰氣所以為是物之體用曰數有是物則有是數有定者也成是物則成是數有定而無定者也譬沐焉其為薪固薪之數也易之以象神則非薪之數而象之數矣君子不言命而百倍其功所以立命命在天立命在人學以變化氣質為主氣質變而命變矣困之上六曰有悔征吉能悔而命變矣人莫

鷗跡集

卷五

三

吉於悔而凶於吝從不改而說不繹者吝也愚必明柔必強聖人言人事乃其所以言天命也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聖人言自取乃其所以言氣數也今人好言命而寔未能言命尤命而寔未嘗尤命不言命者其深於言命者也立命者其勇於尤命者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聲行易升恆字說升音素石城非行恆

物之自然而行者其惟聲乎聲在天在地在人神鬼無不行其所自然是無相者也是無往而生者也是過去未來見在三心了不可得者也升恆積十數年禮拜觀世音自在予今呼升恆而示之曰聲行世音自在立見矣升恆直前擔荷聲行觀世音自在立見矣聲行而為升恆埋沒是久不見本來面目也聲行今即自升恆而出不必另換頭面可信狗馬畜牲即佛也倘有如子前所難於升恆者曰物物佛性何綠貓兒不作佛聲當言下應聲曰升恆聲行

鷗跡集

卷五

四



瓜果皆有蒂詩文字畫亦有蒂蒂者立於前一步以提掇詩文字畫者也古人詩活活動動活活動動者為有立於前一步者以提掇之今人詩皆死死死者為無立於前一步者以提掇之今人作詩只在白雲紅葉草樹石泉上探討此是詩之皮膚而不知詩之有性命不知詩之有性命則詩中思路之幽靈筆路之神奇就孤行一往之中而自然有開合抑揚進退起伏斷續合離之妙終身所不夢見而但以詩中襲句襲調一語一語湊泊上去而已矣予見今人讀詩往

鷗跡集

卷五

五

往於和軟可喜易入易解之調則贊之讀之不離於口其幽思真鏡之語不令人可喜而令人可思者則對之茫如大家詩文所謂粗服亂頭俱好者非好於粗服亂頭也謂有真者立於其內則不必論其頭之有亂服之有粗也且既有真者立於其內則頭雖亂服雖粗而轉覺其嫵媚也况既有真則古人寧自粗服亂頭決不與世爭門面之功寧粗服亂頭以自掩決不令舉世之俗人得而知之也工部曉發公安詩老幹平淡魚半點粉澤今學詩者知有此乎其題中數月憇息此縣六字則詩之蒂也蓋當時有不欲行



而不得已於行之意故綴此六字在題以見其意耳  
其初聯云城上繫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矣爾  
有復欲亦不四字者何哉不似有所承頂者乎蓋承  
其從床而起揣摩於意中之曉也意中之曉在詩前  
一步矣能寫而寫出於景中之曉景中之曉亦甚平  
常安得活動為有意中之曉在前則自生出復欲亦  
不四字有復欲亦不四字而城柝明星已提掇得活  
活動動矣不是尋常境界矣以開頭兩句而即有此  
綿邈不斷蘊藉深厚之情則此下六句皆醉人如濃  
酒矣夫人醉如濃酒者何哉蓋作者之精神已先取

鷗跡集

卷五

六

讀者之精神引而入於綿邈蘊藉之內而其後讀之  
者精神高吟而出者即似皆有作者之綿邈蘊藉之  
深情以送出之故雖讀竟八句而讀者之意情猶一  
往而深不能自己也况其未讀竟乎此非提掇之妙  
乎次聯云隣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態能幾時夫隣  
雞野哭亦同擊柝明星時所有之曉景耳若再一鋪  
擺使自無味但既有擊柝明星而不更用隣雞野哭  
於曉發之景猶覺寂寥而不暢今但將隣雞野哭作  
一口氣拈出真面想到他初到公安時光景而歎个  
如昨日歎个物色生態能幾時其於數具二字之情



景宛然可想矣此二句不又活活動動乎三聯云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遶無前期前四句曉字上豔快後四句發字上豔快此者此縣之此也言我今舟楫眇然自此縣而去固江湖遠遶而無前定之期矣豈不大可傷乎對句單行又何等活活動動乎妙在急轉云出門轉盼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出門二字又挺挺提起發字來言我今既已出門則轉盼之間便成陳迹不足挂懷矣妙在又一轉云但得此身強健有藥餌以扶吾則雖無前期而隨所之亦可也何必傷情如是哉兩句有四截之意又何等活活動動

鷗跡集

卷五

七

動乎所謂思路所謂筆路所謂幽靈所謂神奇具可見矣予舊嘗教兒子讀古人詩其筆路之開合進退奇偶斷續皆可用筆線畫出如今人詩則無墨線可畫者為其只是硬硬貼上八句無開合進退奇偶斷續之路也此詩首二句以景中之曉兼意中之曉合并說出雖不必有不欲行之意可見而即此斟酌量曉景之處亦低徊亦忽遽已便覺此一行為是不像意事也至於次聯就公安關情三聯就已身傷歎已明白見不欲行之意末聯則無可如何之辭矣故此八句詩中總是數月愁息此縣六字內藏了不得已於



行一段深情以提撥之所謂詩蒂也全首有全首之  
提撥一句有一句之提撥其精神皜皜如日月之在  
中天而惜乎讀者之盲而不見也沈佺期遙同過嶺  
詩有文謂其累重予曰君不解讀此詩耳此詩生動  
活潑無比當作十六句讀其每句精神都在後三個  
字上上四字問下三字答令人悽惋欲絕又如王昌  
齡萬歲樓詩人皆誤解第二句則詩人之大意已不  
領會而全詩皆啞然無味矣不知詩人全在萬歲二  
字上翻駁得意思出來言此樓立於江上而巍巍然  
名之曰萬歲固自謂不知當經歷幾千秋也其寔不

鷗跡集

卷五

八

然年年喜見者山長在耳日日悲看者水獨流耳樓  
安能如山水之長久乎此是一層因又剥出一層來  
說况人之登斯樓者又未必能如猿狖之不離山鷓  
鷓之空泛水也皆牽於身世之役而不能長登斯樓  
以自適者何曾空自四字最妙言猿狖決不離暮嶺  
鷓鷓空空自泛其水非有一毫牽掛之意若人則不  
然不但不能長登斯樓如猿狖即登樓自適者亦皆  
身心有所縈絆而不似鷓鷓也未因高唱其辭而發  
一大慨曰誰堪於雲烟裏而登此樓以望乎低令人  
向晚茫茫然發一番旅愁而已旅有二意人生天地



如逆旅然安能長久而行役羈旅又不得自在也自  
三聯以下其情也不在樓前注意矣就萬歲二字提  
掇步步剝入如披焦剝筭然後以末二語唱歎包裹  
之全詩精神又得一番提掇何等深厚蘊釀何等蒼  
老光茫說詩不至此不可與說詩學詩不至此不可  
言學詩也

字蒂

人品定而字往往隨之此字蒂之在平時者也觀興  
趣於執筆欲落未落之時此字蒂之在字前者也緩  
急剛柔肥瘦互為其根此字蒂之在字中者也自一

鷗跡集

卷五

九

而二承上生下運用各別此字蒂之在遠來者也字  
各有風雲禽獸草木花葉不一之象靜眼慧心觀而  
得之以證古人所有以蓄我心所有此字蒂之在妙  
悟者也

畫蒂

古人有靜心慧眼忽然而得之詩景此處最微不可  
以不心解也江山浦澗鄉村市集僧寺閒亭陰晴烟  
月寒燠靜誼各有一確然明白之景象在虛無中此  
處最微不可以不寔見也悟至此則一點一畫之細  
有不能任意增減於紙上者矣此非俗人之所夢見



也

圖書

字任曲直則雅而大刀從字理則法而奇有心熟路有手熟路兼而用之則出規入矩匪得匪失之狀互有而百趣萬態生乎不可知矣間有取而稍稍石之者此用天泯人之法子所偶悟也

說松訣

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碗離中虛坎中滿兌上闕巽下斷

說題畫

鷗跡集

卷五

十

無碍畫都似畫摘其一釀其寡醒其默補其罅則或棄則或借則或憐則或罵

畫說

情者生也故得生於天地者無不情情之說非必有情而有情也無情而有情矣夫無情而有情者非必周周然如人之相為涕笑握手之為情也一立於彼一立於此而相通之致固已在矣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聖人在深山矣而木石鹿豕烏得謂無情歟予嘗於詩之人言伐木而謂唯古人為能善言情也其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夫一

木耳胡為而丁丁胡為而嚶嚶胡為而出幽谷遷喬  
木且聽之者何見何聞而知嚶嚶之為求友聲胡為  
而動伊人文生之感胡為而神聽胡為而醜酒胡為  
而肥羜肥牡胡為而兄弟胡為而諸父諸舅胡為而  
坎坎之鼓躑躅之舞偶然而感之不必其有故也無  
端而合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而始終之間已倏然自  
成一局矣然後知錯天壤而處者之舉皆有情也而  
將不可悟於其神神者形之所以立而妙於無者也  
妙於無者不可介以幾微之有神之所不居而形有  
矣形之所不居而生亡矣生之所不居而情亡矣故

鷗跡集

卷五

十一

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且夫物之相感而相通者唯  
視與聽而聽尤神於視視者有情而有情者也聽者  
無情而有情者也不必其目成也夫有往而之焉者  
矣夫不必目成而有往而之焉者是所謂和平也和  
平者無情而有情有情而無情者也情之至也予少  
習為圖章鐫篆之事見夫人之篆而為鐫者類必皆  
檢點杜撰減添伸縮以求合夫其字之所以配而不  
顧乎其於篆之面目故態已失及其鐫而出之乃反  
釋俗蠢陋無情而少生氣予則不然各如字以書之  
不求其配而自無不配蓋字本無不配者其多少長



短之數配有配之情不有不配之情嘗觀諸古人之為法帖者雖幅之中千字萬字猶一字也一字猶一點也猶一畫也合觀之而長短多少肥瘠參差起伏向背血脉動盪嫵娜廻翔之趣猶一字也豈嘗規規焉求乎前之字何以與後之字相承彼之法何以與此之法相應哉蓋其無情而有情者吾但任其自然而其中固自有以相生也左邱明司馬子長之叙事錯雜分綸同條而叙之其含放偃仰斷續磬控前與後之相顧而相得者猶叙一事也卽善作字者之於千字萬字猶一字也故曰善行文者如話而已矣

鷗跡集

卷五

十二

話出於率然之口而文出於經營之手然而含放偃仰斷續磬控其妙乃反往往得之於口而不能得之於手者漸近自然而已矣予嘗與諸山人論畫山人曰畫樹當似畫山如其母也畫山當似畫樹如其子也畫水當似畫山如其友也予把山人之手而笑之曰以子涉世不解觀人也復何精於觀物若此則山人者果無情而有情者歟山人自言少學作字書與名皆不能通作之往往嘗自下而上左者右之右者左之而字卒無不成今就令善作者書之其意趣或反無以勝乎山人然後乃知有情之固有情而無情



者之果亦有情夫唯無情之亦果有情故字之作可  
以無惡於山人之顛倒而最惡乎人之檢點而杜撰  
夫檢點而杜撰則害其有情而亦害其無情喪其本  
性者也予見今之為畫者類皆點青抹黃求悅俗人  
之目而於畫之所以然毫無以究故至留題落款往  
往足以易畫之面而傷畫之情不知二者之於吾畫  
皆畫也有彌縫潤色之道存焉且詩有黃葉白雲而  
畫不能以黃葉白雲肖也畫有高樹流泉而詩不能  
以高樹流泉題也吾於畫之間其紙而白焉者吾不  
敢以曰無也其筆之墨之而黑焉者吾不敢以曰有  
也吾於展幅之間而卽有其自然者如將可見焉吾  
執筆而入之也出焉而已矣嗚呼此吾之所為無悟  
於其神也

鷗跡集

卷五

十三

舜深山詩伐木卽是一幅畫圖讀者故可起悟  
悟此而圖章法帖古文皆畫圖矣予嘗謂有聲  
都韻語不限東冬支微凡形皆畫圖豈但雲山  
木石特作者不能觀於妙當而失之予故有悟  
神一論然則莊生之旨邴何往不在耶自記



寧都蔡 受白采著

跋

書亭石陳二兄旅雲閣圖後

於戲蠱之剥之之乎五焉其勢為已極也而誰為六焉者哉閑而隱隱故六也隱而開開亦六也其事事也至矣於是而不事故不食也其食食也偏矣於是而不食五之下其待事者故六皆事之五之下其待食者故六皆食之於戲吾於亭石何居者耶消長之故不可詰矣而個乎高尚之樓筵乎碩果之杯繚山鷗跡集

卷六

一

川幻雲物指者馬濕者駝雷者車風者帆煙動者民肉薄者城誰為圖之有萬具焉大生之氣收於碩果者吾知無方也剥廬而得興亭石悄然於閣之雲曰其旅

跋江樓對雨卷

夫無情者不可以與物相對而有情者亦然道人之無情者也頽然對雨謂之何哉謂道人者蓋蓼江之素石發茲唱於是諸子既各有詩而蔡受為之跋江樓者詩中王郎獨山梁君之樓居也萬帆一水西山如著

再跋江樓對雨卷



人生俛仰間遂成世閱世夫世閱世則其中之新陳  
多矣要之一戲局然耳謂真不得謂假故又不得蔡  
生受自戊午之夏迫而應安藩大將軍之召於星沙  
閱三十一月奉命歸寧棹過章江笑揖梁子而握其  
手曰對兩江樓其卷故在耶予風塵苦辛於江樓間  
而來也者江樓是一是二對雨又是一是二起眼長  
空悠復悠此予江樓對雨句也不知此後之悠悠又何以者其  
眼任人起任人不起耳蔡生詩畫皆無恙然蔡生再  
讀蔡生詩如讀非蔡生者再看蔡生畫如非蔡生看  
蔡生畫者片項之間飛蝶夢鹿不可執擬矣諸公處  
鷗跡集 卷六 二

簸揚之後皆神明翰圃悟慧滄桑或見吾跋更為下  
一解鈴乎可或更為下一繫鈴乎猶無不可梁子姑  
藏此數語也

跋萬松讀書圖卷

奇松轟天復有遠近隣屋數个不問其為誰氏住也  
可以不寂可以寂故可以讀書矣問其讀何書士氣  
欲遠而志欲近遠則不自廢近則寔而可至詩文字  
畫引慧詒閒出其一枝可以自命不可謂人之勝流  
者乎先生之糟粕既腐之聲形倣之則賤焉宜厚其  
養而慎所入也今之君子好言經濟然見其人矣立



之萬軍矢石之前曾不如一盲術悍其之可用也天  
人性命理微而道遠然吾葉子方讀書萬松之壑則  
觀屋老之松而可以悟程子之免也居象玩變幾矣  
乎若夫怒風拔石谷掣雲崩山鬼夜號一燈寂然几  
席不失人歟人歟所謂御氣鴻濛而手握天關者歟  
葉子勉而能為行有奉之以出者第自審其至也

書懷索帖後

夫小心以奉規矩而後能馳驟懸腕以求筆趣而後  
生鬼神人之右手未有不剪楛於紅字之塾師人之  
細心未有不汨沒於淺夫之陋徑故自一而二者當  
鷗跡集 卷六 三  
知其運用別也三點成六者徹上徹下之道也秘矣  
乎秘矣乎

書朱君畫後

蔡生曰紹不足則別有所續者吾朱子此畫筆意墨  
色皆絕佳其章法詳略變化蔡生既不自見其短遂  
拈筆燈前為加少許聞吾朱子頗以予為念予於庚  
申正月得暫釋戎事歸晤梁君為道意故不能已已  
也

又書後

畫之妙貴於相生而能受一不可三又不可吾於此

卷為之用二而去其三而以千以萬不可執擬之妙在是矣

自書字卷後

古人字結構嚴緊而姿態流逸其訣不出六字法而已持此以觀古人無不字字皆然大約今人作書全與古異今人右往古人左旋今人下流古人上注噫古人評古人書如羣鵝舞鶴怒狖游龍種種不一要之盡吾言中而已矣若其筆墨幹葉大抵用筆時須水墨不涸故古人字無飢者不飢則圓圓則入妙風神奕奕也

鷗跡集

卷六

四

書友人字畫冊子後

問字予曰字無一體忙緩者粗用忙細用緩皮肉幹格用忙風神意味用緩一於忙則淺陋陳俗不足觀一於緩則委靡軟弱而不活動請究其說予曰臨去秋波一轉忙臨去秋波一轉緩問畫子曰鈞深致遠易似者不可求似難似者不可求似易似又難似難似又易似者正要求似險題莫犯手正題須着力

為動吉作茅屋白雲圖而書其後

杜陵云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夫白雲茅屋易易耳老亦易易耳第問何時已矣何時乎何時乎雞栖



於瑯羊牛下來君子於役如之何勿思

於羈於役而困於旅作畫

之餘興懷慷慨不能自任之情也

### 書聲行字說後

禪人其問死後安身立命在何處予曰且道爾只今生前安身立命在何處某無以應還請示之予曰聖人自少至老從生至死刻刻只在性地上用事此皮囊不過寄耳他生時已自不與皮囊相關到皮囊棄去時聖人也只照常如生時而已又豈有兩樣乎故周公說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自是寔話箇箇聖人如此若凡夫平日用事專靠者箇

鷗跡集

卷六

五

皮囊皮囊一去便自墮落蓋為是生前無了安身立命處也達摩渡江不用船又豈用葦還是迷人說謊

因問天命之謂性子曰但看性字從左看到右便是無所住從右看到左便是生其心合看便是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則儒家所謂仁義禮智畢現菩薩所謂廣大圓滿無碍立身矣今日用做工夫不在多言只在自心刻刻照破一箇相字相卽住相卽妄照破得一件相便是一件聖人照破得一刻相便是一刻聖人若只學禪和作幾句突鶻混場話到底只哄

予自己永墮落也

聲行二字是從上聖賢  
解釋聲行却語語是為  
也後學楊錫商說

密證密證篇中無一語  
聲行說法此文字之蒂

鷗跡集

卷六

六



書文人茅齋依橘柚冊子後二十五則

快活自在日子天極吝惜不肯與人若家道常貧人口常有小疾最是吉氣不可妄生怨歎

君子坦蕩蕩循理故也循理要刻苦要吃苦要吃得一分苦有十分快活吃得一分虧有十分美滿小人長戚戚役於物故也當下便要計快活當下便不得快活縱微倖稱心日後禍害正無窮

人之生也直人之直也生矣纔作一計較便恐伏得殺機在如郭崇韜立劉后為全身之計卒見殺於劉氏也天是極有常的又是極變化的人能鎮常守得

鷗跡集

卷六

七

天理不失則變化之機在我而非我所及知如高允始終一直卒為魏武所原可惜人往往以私心害天理反把那一段變化神通處自有而自失之故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此常理也成功則天此變化也又曰天生德於予此常理也桓魋其如予何此變化也聖無苟然之談

兄弟和好是古人念慮中最要緊事斯干之詩開口才說得秩秩幽幽四句便緊接箇兄及第奕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此可見古人之心然後承之以似續妣祖築室百堵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然後承之以君子



攸芋君子攸躋君子攸寧然後承之以下筮上簞乃安斯寢乃占我夢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蓋兄弟一和好便覺處處安尊日日富榮不然形勢雖美王居雖壯安知非他人之資而所謂爰笑爰語攸躋攸寧安在其有真樂熊羆虺蛇之夢安知其為亡國喪家之兆耶

盈天地之間皆象故聖人可以前知而象無定乾為君父亦為馬亦又為老瘠故聖人以理主象我有善理而百殃之象皆祥象也我有不善理而百祥之象皆殃象也故曰維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故曰務民之

鷗跡集

卷六

八

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天居高而聽卑報應分毫不爽今既失之於平日事發便當猛省悔悟合當喫虧處甘心吃虧則轉禍為福旋危而安自有一段灼見不至蹉過事機且庶幾天怒解而人怒平若一味猖狂挾智任術必至大壞極敗不可救藥即間有僥倖以過羅網再來之禍定是更烈

一生差錯難當一念悔悟此則剝卦上九碩果之不食也自有復亨道理每見

幹一兩件好事也躋不得舊作惡如故者此等



之人為可憐愍

聖人只是一箇灑落自己做得主張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如子路冉有公西華胸中便有箇居則曰不吾知也曾點不然所以意自別

纔有一箇居則曰不吾知也之心便做不得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為也的故做學則要在心地上磨刮三子所見在事功嘵嘵只去說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曾點所見在心體鏗爾舍瑟沂水春風真在居則曰不吾知也心源上打一反照自是出聖人意表

鷗跡集

卷六

九

吉凶禍福互為其根人遇得意興頭時便快活似登仙失意狼狽時便抑鬱欲死要只是放心未收耳若心存時縱得意興頭時自有一段收斂恐懼意思失意狼狽時自有一段忻承順受意思只如此用心便見立學命問不為陰陽氣數所轉今人自少至老從生至死並未嘗一日拈將心出來用看聖人說見賢便思齊見不賢便內自省直是刻刻將心來出用

讀書專靠揭開書本濟得甚事要知聖賢說話都是說我等心竅內道理都是說我等日用家常事全在將心刻刻去日用事為上體察方有悟頭方見得聖

賢所說的話真是刺心刺骨一似為我今日說起纔見得此語非聖人不能恁地說又纔見得此語雖我自家亦會恁地說

知是知其當然覺是覺其所以然到覺其所以然時究竟解說與前無甚異一段親切有味處都與前時大不同知當然或從文字或得之師友講說是將者箇道理安放在心內到覺其所以然是悟頭在自己心坎中流出是心源上照破事理讀書不到覺悟時一件只是一件一件更算不得一件

義理可以講解而明趣味必從閱歷而得予不幸有鷗跡集

卷六

十

亡弟之慟方覺得常棣詩真是字字血淚只開端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四字聖人心中是何等酸楚朱子謂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極是得真味者妙在當日作詩不說管蔡失道亦不說自家不得已只是說兄弟好處重處一日離不得處乃是聖人至性之詩想聖人孝友固是天性若經一番閱歷發見更當不同疑此詩不作於管蔡既誅之後恐亦無此纏綿哀慕之切顧馨士謂此詩斷不為誅管蔡而作此經生訓詁之言未見至性者也

心長世界短心不受諸苦只是性地用事離却物境



血氣耳子自幼苦兩脚酸痛不能久立一日悼念天  
倫之變頂禮佛前跪誦金剛經五卷為時踰半日而  
誦中止覺霎頃兩膝已紅腫而誦中絕無煩惱因悟  
局棋爛柯良非妄談紅塵千年仙人寔在可以數月  
攝之耳以此思子思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八字乃覺  
字字有味胸中自與訓詁者意趣不同  
言志章車馬輕裘是一境無伐施又是一境過得此  
境則自然老安友信少懷萬物各得其所無憾是去  
粗的累惡的累無伐施是去細的累善的累必精粗  
善惡俱化方是復還得性真本來之體

鷗跡集

卷六

十一

友人看智囊予曰此不能學亦不必學但心源上磨  
刮得清淨則智慧自然妙出不窮正心誠意四字聖  
學最重離却四字外別無學問法雖誠正又先格致  
然人人能正心人人能誠意人人能知不正之心人  
人能知不誠之意但人自不肯正不肯誠耳要正便  
正要誠便誠所謂欲仁仁至若學問一節非知所靠  
乃是致知所靠良知人自有但大小精粗淺深遲速  
之有不同學以達之

以理正心則不作風波於世上以情恕物則自無冰

炭到胸中

理是行的退巽快活的然循理便要吃苦便要忍辱退巽便轉有許多疑難梗塞此便是天地閻闔之機人須是看得破守得定

欲念一動便自把捉不住所謂人心惟危也一念墮落終生提拔不起所謂人心惟危也聖人下一危字最令人惕然思之慎之

聖人做許多修德凝道工夫效驗只一明哲保身此莫看輕所謂桓魋其如子何聖人無死法也看左傳晏桓子論子家懷魯事因悟子路車裘無憾一願看小說李沂公事因悟顏淵無伐施一願二子俱是自

鷗跡集

卷六

十二

己吃力跳出生死閻頭者今人有此身日日在死着惟有聖賢兢兢業業刻刻在活着上着神龍變化不測可畜亦可醢者有欲故也惟聖人無欲人不得畜醢之矣吾黨常須驚醒持行此意今修行釋子每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此猶是慮百年有盡之死若吾輩說到此處直須時刻防着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死立乎巖墻桎梏之死耳故曰君子懷

刑

字畫詩文妙止一圓轉曲折偃仰向背潦倒橫斜自放自起不可把捉不可窮盡者圓之妙也此等全在



體察或觀物以徵書或徵書以驗物確然定悟於胸中然後能說其所以然只聽人說却不濟事予行園見蒼蓮十數本絕有佳處笑而識之

人嘗說得其淺者謂影響而已矣予謂此何易言精微只此在影響上舍影響別無精微此丰神意態氣勢格度酣暢縱姿錯綜顛倒神奇變化超凡入聖之所在也餘則皮肉渣滓焉已矣學書學畫學詩文全要識此乃臻頂乘古人書法有如亂草如枯籐如轉蓬如落石如蛇驚狹扶鶴游鴻戲之類皆目偶觸之而心偶得之遂收之以入筆端故機杼獨出沈雄快鷗跡集

卷六

十三

蕩自成一家邈然不朽矣

智人作惡事得禍之捷與跡之彰著十倍於愚人愚人一味蠢然蠢處或為網羅之所不易及形聲之所不易傳若智人原自聰明作過惡便自意歉便自心驚便自覺察便自防閑而意歉心驚覺察防閑即緜繳之所得而加鬼神之所得而瞰無形有形無聲有聲今人動說天理不容到此時即是自心之天理不容便會迸出許多妖孽影響事體來愚人偏不會如此

儋石不儲無貪為富俯仰可羞無求為貴時命在塞

無係為通讀書做人無情為顯好勝遇敵無強為勢  
門設常閑無出為位擴量優容無競為福羣聚唯黃  
無語為厚

畫之道於貴相生而能受天地以兩而立畫者知立  
兩之道則得之矣此理舉世無知之者然畫不可以  
畫求也觀古人名跡猶是次着必須打倒青天披閱  
真圖而其大本則全在多讀書而能悟得一番胸次  
換過然後出而洒然題識問皆有縱橫偃仰相生相  
受之妙必有得之於千古者矣



